

## 黄州月下苏东坡



陈黄阳

1080年正月初一,开封满眼繁华,东坡满腹凄凉。45岁的苏东坡,劫后余生,父子二人,向黄州去。如何定义此时的东坡?林语堂给东坡下了一个十分混合的评价:林语堂养不狗,只能管中窥豹,不妨从东坡的自定义说起。这些自定义出自东坡在黄州创作的一诗一词一文。

### 卜算子
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

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
这首《卜算子》,系东坡初到黄州所作,词中东坡自称“幽人”。此处之“幽”,当是幽居,甚或幽囚,并非幽隐。幽隐有主动隐居之意。此时的东坡乃是流放的犯官,“本州安置”“转押前来”,甫从人生的至暗时刻走出,称之为惊弓之鸟并不为过。只有到夜晚,在月下,独自走走。同期另有诗句为证:幽人无事不出门,偶逐东风转良夜。月是缺的,桐是疏的,漏是断的,人是幽的,鸿是孤的,枝是寒的,洲是冷的。一系列排山倒海的意象,是凄凉,是惶惑,是恐惧,也有孤高。按照莫砺锋的说法,因文字而下狱的东坡,吸取教训,不敢乱作诗文,以免再被误读,再因言下狱。所以在黄州的东坡,作词明显多了。

《卜算子》中的东坡,幽人独往来,惊起孤鸿飞,寒枝再高,孤鸿不栖,宁待沙洲。此时的东坡,心态尚未平复,遗世独立,不落凡俗,怎一个“幽”字了得?

### 东坡

雨洗东坡月色清,市人行尽野人行。  
莫嫌荦确坡头路,自爱铿然曳杖声。  
除去这首《东坡》,东坡又作了《东坡》八首组诗,东坡居士自此名动江湖。此处东坡把自己定义为“野人”。所谓野

人,与“市人”相对,市人当是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,野人地僻心远,“形容虽是丧家狗”,但有点自得,甚至自恋。与初到黄州愤懑苦恼的幽人相比,野人东坡心态发生了变化:似乎看透,放弃追逐,渐次平静。雨后的东坡月色清朗,尽管坡头路“荦确”,且享受这“无边的月色”罢。

拐杖是东坡人生舞台的重要道具。“曳杖”是拖着拐杖,还有拄杖、倚杖、策杖、驯杖、放杖。拖着拐杖,不疾不徐,不急不躁,慢慢地走。拐杖不时敲击地面,声音居然也是“铿然”。同年九月,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有句云:夜饮东坡醒复醉……倚杖听江声……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这次东坡是倚杖而立,倾听江声,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### 记承天寺夜游

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,解衣欲睡,月色入户,欣然起行。念无与为乐者,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。怀民亦未寝,相与步于中庭。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

元丰六年,东坡到黄州的第四年,自许“闲人”,心态又有些许变化,由幽人的张皇,到野人的自得,到闲人的淡定。此处之闲,意蕴丰富。

首先,其身清闲。流放之官,“不得签书公事”。无公事可办的东坡,垦荒成东坡,造房名雪屋,烹肉为美食,私酿变美酒。也因清闲,才有大把时间读书、会友、写作、论道。这几年是东坡人生的低谷,却是创作的高峰。第二,其心安闲。东坡此时,气闲神安,充满闲情逸致。普通的秋夜,普通的庭院,普通的月色,在他那里,“目遇之而成色”。普通的朋友张怀民,因与东坡志同道合,不经意青史留名。第三,其实不闲。东坡是有政治抱负的。自古以来,知识分子就面临着独善与兼济的选择,闲人东坡的独善,并不掩饰东坡兼济的理想,所谓节制、淡泊、超脱、豁达,不是东坡的底色。他何尝愿意做一个“闲人”呢?

“人才难得,不忍弃”东坡的宋神宗,终于起复东坡,此为后话。黄州五年在东坡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并不算长,但是这五年,月下东坡从幽人到野人到闲人,见微知著,颇有意味。15年后,东坡《自题金山画像》: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,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黄州是重要时空转折点,非黄州,无东坡。黄州五年,奠定了东坡的人生态度,成就了东坡的艺术创作。东坡一生,起起落落,南奔北走,辗转漂泊,跋千山,涉万水,岂是“等闲”二字可语?

### 齐文

平湖雅集醉回波,  
鸟篷篷雨下滚珠;  
大小错落奏急律,  
密疏意韵忘归途。

### 山雨行摄

陡峰急行山雨密,  
孤途罕人帐灯关;  
飞花独啁啾登顶,  
晨曦金霞洒袍翻。

### 雨洗自省

琴瑟和鸣随势去,  
天壤之别当自谦;  
隐迹修身求无愧,  
不问红尘寻桃源。

## 月湖听雨

### 徐学平

入冬过后,世间的一切喧嚣似乎都慢慢地沉寂下来了,繁华的街道渐显冷清,空旷的田野倍觉萧条。抬头,眼前的一幕令我有些喜出望外,寂静的夜空中飘起片片雪花。

雪花漫天飞舞,飘在田野里,落在树梢上,停在草叶间,留在屋檐的那一片瓦沿边,轻轻地,缓缓地,无声地喧嚣,宁静地热烈……片刻之间,呈现出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。安静的夜晚顿时热闹起来,窗外雪花洋洋洒洒,肆意泼墨在夜色中,人们齐聚在屋檐下,任飘落的雪花安静地躺在双肩,让乌黑的头发夹杂着点点银色,静静地给大自然一个完美的拥抱,轻吻着冬的馈赠,聆听着心的跳动。

开卷览世界,品茶话人生,寂静的屋里,独自一人,一壶茶,一本书,足矣。整个书房都被氤氲的茶香萦绕着,茶雾袅袅升腾,散发着暖暖的气息……这样静谧的环境,这样幽香的氛围,正好用来读书。雪天读书,四周的寂静渲染着内心的安宁,将一颗纯净祥和的心融于书中,穿越了时空与地域,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,可以做一个悠闲的游客,可以与书中的人物做深入交流,沉浸其中,或喜或悲,或思或悟。而屋外,依旧雪花飘飘……

任雪花曼舞,任思绪纷飞,任你轻盈洁白的身影在我的心头飘落,像轻柔的月光洒落在平静的湖面,像远古的钟声回荡在清幽的山谷,簌簌幽幽……案前书香檐外雪,更何况,还有幽香做伴。酝酿了整个冬天的雪花,或许只为等待着春日的灿烂绽放,而我,沉寂了整个冬天的心灵,或许也只为等待这白色精灵到来。雪花,一如素雅温润的女子,或亭亭静立,或红袖添香,冬夜读书,因为有你,不管多么冰冷的文字,也会让我的心灵感受到一股暖暖的抚慰。

茶过三盏,书读几章,不觉便有些目困身倦了。起身,出得门来,好一个银装素裹的清冷世界,头脑瞬间清醒。仰头,片片雪花在与面颊的亲密接触下,立时化为晶莹的水滴,就在刚才读书的时光,不知不觉下已铺上了厚厚的积雪,踩在上面,“咯吱”有声。此时的雪景,由最初的轻盈积为厚实,漫步在雪中,神游于书内,一圈下来,顿感神清目明。待到自己觉得有些冷了,便回到暖意融融的屋内,再次于茶香袅袅中捧起书本……

这个冬天,我盼望着每一场雪,盼着飞雪时常常陪伴我读读书……

## 案前书香檐外雪

## 孤城万仞王之涣
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”可以说,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,是每一个在汉语环境中成长的人语文学的启蒙诗,在华夏大地,人人皆能背诵。这首诗,对仗工整,气势连贯,厚重有力,缩万里于咫尺之间,咫尺间有万里之势,苍茫壮阔,气势雄浑。既有高瞻远瞩之胸襟,又寓孜孜进取之深意;既大气磅礴,哲理深邃,又朗朗上口,朴实宜人,堪称千古好诗,万世绝唱。

公元688年,王之涣出生在当时的名门望族太原王家。因其五世祖王隆之为后魏绛州刺史,因而举家迁往绛州。

王之涣是性情中人,不囿常规,豪放不羁,常与岑参、高适、王昌龄等唱和,击剑悲歌,声名卓著,被誉为“四大边塞诗人”。只是,他的诗作存世至今的仅有六首绝句,分别是《登鹳雀楼》《凉州词二

首》《宴词》《送别》《九日送别》等。章太炎以为,《凉州词》乃“绝句之最”,是七绝压卷之作。

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这首《凉州词》,恢弘广阔,壮观苍凉;慷慨激昂,沉雄浑厚;造境深远,耐人寻味。此诗一出,即被配乐传唱,广为流传。诗中,山川的雄阔苍凉,戍守者处境的孤危,跃然字里行间。羌笛之怨,怨在“玉门关外,春风不度,杨柳青青,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。”对于边防将士而言,这是何等苍凉的心境,何等不堪的处境啊!这首诗,将处于边塞苦寒之地将士的思乡离情,刻画得入木三分,凸显得淋漓尽致。

关于《凉州词》,有一个传说。一个飘着雪花的冬日,闲居长安的王昌

龄、高适、王之涣三人,一块到旗亭饮酒。当时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,演唱到高潮时,出来四个年轻漂亮的姑娘,开始唱当时著名诗人的诗歌。三个人边喝酒边观看,高适突然说:“我们三个在诗坛上也算有点名气,平时从来就没有分出高下。今天我们打个赌,看这四个姑娘唱谁的诗多,就算谁赢。”第一个姑娘出场就唱: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王昌龄高兴地说:“是我的。”第二个姑娘接着唱:“开箧泪沾臆,见君前日书。夜台今寂寞,独是子云居。”高适也高兴地说:“这是我的绝句。”第三个姑娘又唱:“奉帚平明金殿开,且将团扇共徘徊。玉颜不及寒鸦色,犹带昭阳日影来。”王昌龄十分得意地说:“又是我。”王之涣急了,负气地说:“这三

个唱歌的姑娘长相也不怎么漂亮,唱的诗也没什么高明之处。”他指着四个姑娘中最漂亮的姑娘说:“这个穿红色衣服的最漂亮的姑娘,如果不唱我的诗,我这辈子就不再写诗了!”不一会儿,那个最漂亮的姑娘出场,唱出的正是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。

王之涣不入仕,却也做过冀州衡水县主簿,其时,王之涣父母、妻子均已去世,衡水县令李涤惜其才华,将三女儿许配给他。时过不久,王之涣遭人诬陷。本就豪放不羁,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王之涣,索性拂衣去官,“雅谈挂爵,酷嗜闲放”,在家过了15年闲散自由的生活。李氏呢?安贫乐素,跟他相亲相爱。直到知天命之年,王之涣再任文安县尉,政声清白廉洁,颇受百姓称道。难料的是,他在任上不久,便不幸染疾逝世。

## 盐都西乡生乔木

太行东麓,滹沱河畔,群山环抱的西柏坡翠柏苍郁,中共中央旧址那一座座简朴的院落,依然在诉说着“新中国从这里走来”的激情岁月,墙头内外一棵棵参天大树如哨兵般巍峨肃穆。

这个骤然降温的孟冬,我从西柏坡归来,回到“文化名城、湿地之都”盐城,又一次沿着蟒蛇河一路向西,对盐都西乡一草一木的深情变得格外浓烈厚重。

一千多年前修建的范公堤,将盐城分成“东海”和“西乡”。“东海”为滩涂湿地,地水咸涩,古时烧制海盐,民国初年张謇在此开垦种棉;“西乡”是芦荡水乡,沟河纵横,河湖水甜清冽,水产丰富,盛产水稻,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美誉。

就如里下河不是一条河一样,西乡也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乡镇,泛指盐都西部区域。穿行于盐都西乡,不仅是空间的行走,更是时间的穿越。无论是张本“胡乔木故居”所述说的“中共中央一支笔”的传奇故事,还是“东晋水城”承载的里下河人文情怀,抑或曹文轩用文字符号搭建的“草房子”……时光在这里打磨与构建,正如一棵棵乔木,扎根盐都大地,和花草同生,与枝叶共情。

亲不亲,故乡人;美不美,家乡水。故乡、故人、故事,注定是人类永恒的文化与情感主题。

在西柏坡连绵不绝的人流中,我在“胡乔木同志住室”前驻足,我感受到作为同乡人的心潮澎湃。盐都西乡的情愫,在这一刻醒来,崇敬而又自豪。

清寒的蟒蛇河水绕着百年张本,拐了一个大弯,哗哗流向新洋港奔腾大海远方。青年胡乔木告别故土,从家乡出发,踏上革命征程。生活中,我遇到故乡人,总禁不住寒暄几句,早已化作我骨子里的本能。而此时此刻,我仿佛看到盐都的乔木,中国的乔木,一棵棵高耸入云的乔木,矗立在西柏坡。

1982年,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获首届茅盾文学奖,2019年入选新中国70部长篇小说典藏。而小说的作者李国文是盐都西乡义丰人则鲜为人知。李国文少年背井离乡,生命中的种种磨难,从未扼杀他心中的文学种子,他反而如乔木般,拼命地汲取大地的营养,涌动着创作的力量,最终成长为“文坛常青树”。

越向西,蟒蛇河水越清澈,河边密密匝匝的荷穿越万重秋水,繁华落尽,脉络分明,挺立如时。知道《花园街五号》的人不少,这个雪后初霁的冬至,我经过李国文出生的骏马村幸福路,先生的故居就在蟒蛇河观光带内,离大河只有一块田的距离。

草房子乐园里周伙小学的梧桐树繁茂葱郁,婆娑挺拔,焕发着盎然生机。这些树还是曹文轩当校长的老父亲,60多年前带领师生一起栽种的。2016年,盐都中兴人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,为中国摘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荣誉。他把盐都西乡油麻地、盐都西乡村庄、盐都西乡那个时代的人,全景式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“一个人永远走不出他的童年”,盐都不仅是曹文轩精神上的故乡,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故乡,这片水网沃土厚植了他纯真唯美悲悯情怀的文学底色。他如文学播种者,种下初心的种子,告诉人们“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座草房子”,一座西部水乡滋养的庞大村庄。

或许,我们并不似作家那样懂得如何表达对家乡的那份眷恋。只是走过千山万水,蓦然回首才发现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河湖。如诗如画的大纵湖,映照

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心声。东汉末年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文学家陈琳、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宋曹皆生长于大纵湖;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曾在湖岸畔坐馆教书。这些历史人物在大纵湖均留下千古佳话,在民间广泛传颂。更有刘少奇、陈毅、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盐阜大地留下过光辉的足迹。今天,万顷碧波之上的东晋水城,粉墙黛瓦,河流交织,仿佛开启一段时光邂逅之旅。我们喝着蟒蛇河的水长大,大小船只在一条条波光潋滟里,沟通起西乡人的生活内外,唤醒那些深藏内心深处的记忆。

盐都西乡,有一百种打开方式,她早已化为我们内心的精神家园。故人在或不在,我们都聆听、记录、传承他们的故事。

“乔木”字典解释,是指树身高大的树木。隆冬大寒,蒹葭苍苍,月洒芦荡,里下河平原雪花纷飞,盐都西乡的乔木在清冷萧瑟中越发彰显出文人的风骨气节。你看,一趟趟游学孩子的脸上写满探求,一种恒久的文化气息,它不动声色的言辞和力量,了无痕却又无处不在。

盐都西乡生乔木,乔木遍布盐都西乡。

程应峰

王迎春



本版绘图:吴雨欣